圈外

李廣田著

文藝叢書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圈外

李廣田著

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

圈外

每冊實價國幣五元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初版

著作者　李廣田

印行者　國民圖書出版社
總社：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

總經售　中國文化服務社
分支社：全國各縣市及南洋等地

序

這裏可收輯的大都是紀行的文字。

抗戰開始時我在濟南，濟南危急時我隨學校遷到泰山下邊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正是冰天雪地的時候，我們在敵機狂炸中又離開了泰安。以後就輾轉南下，由河南而入湖北。我們在漢水左岸的鄖陽城中住過半年，又徒步兩月而入川。離鄖陽時是十二月一日，又正值嚴寒的日子，到達目的地後，却正是遍地榮花。

這裏，在這小集子裏所寫的，就是由鄖陽到四川的沿途情形。

這是一段極其難行的道路。

古人有「蜀道難」之歎，但我這裏所說的却非指「蜀道」而言。

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大公報載：「中央社成都二十八日電，中央社記者二十八日由寶鷄經川陝公路，抵達成都，歷時凡五日，沿途作簡略之視察，深覺該路之建設，已

突飛猛進，雖有秦嶺、鳳嶺、酒奠、梁崇關嶺、七盤山與巴山諸海拔二千公尺之崇嶺，但路面平闊，暢行愉快，汽車每小時行駛三千公里，全路任何小橋，亦均可駛過七噸以上之車輛，此爲貫接西北與西南之惟一陸地交通線。沿途商旅運輸工具，計有汽車騾車及人力車三種，交接往還，絡繹不絕，幾有車水馬龍之盛。該路系銜接古秦連雲棧與劍閣棧所築成，棧道遺迹，今已無復存在，昔人所記天梯鳥道之險，蠶叢蜀道之難，亦當隨而消逝矣。由寶鷄至成都，計七百公里，二十六年始敷築石基路面，今迢遙長途之中，隨時均可睹及民衆鑿山修橋，繼續努力於新建設。時僅兩載，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，此實爲我抗戰建國之一顯著成績。沿途驛站均有新設之旅社……旅行便利……」

漢中寶鷄之間，我們不曾走過，漢中至成都一段，是我們一步一步踏過來的，正如上文所引，確已並不難行，我所認爲難行的是從湖北鄖陽沿漢水而至漢中一段。這一段完全是走在窮山荒水之中，貧窮，貧窮，也許貧窮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，而毒害，匪患，以及政治、教育、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現象，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「圈外」之感。也正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因爲這種情形，我這裏所記的，漢中以上，或者可以更縮短一些說，安康以上者較多，並以下所謂「蜀道」一段則極少，因爲一進入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，也就算回到「圈內」來了。但假如我們由此推開一點想，想想中國有多少農村，有多少邊遠地方，是不是也正在所謂「圈外」呢？何況圈子裏邊也並非絕然和圈子外邊沒有相同的情形，結果，曰無內，曰外，實在也有些不大容易分辨了。但這話也已超出圈外，此處自不必深論。

在一個學生的手冊裏，我曾讀到下列一段對話：

「你們是當兵的嗎？」一個中年男子問。

「我們是學生。」

「洋學生呀！」一個中年婦人驚詫地說。

「你們是哈子地方人？」

「我們是山東人。」

「是中國人嗎？」是另一個男子的問題。

「是中國人，咱們都是中國人啊，哈哈……」我們都笑了，他們也都莫明其妙地笑了。」

這就是我們所謂「圈外」人民的表現之一。他們是這樣的可憫，——但我們切不可忘記，他們的物質生活之可憫比較其精神生活之可憫爲尤甚，——然而他們又是這樣的可愛，他們的糊塗也是可愛的，一點也不錯。他們不知道國家，然而他們也許並未作過對不起國家的事。但是，我們的國家却不應當讓大多數人民永遠如此，尤其在抗戰建國的今日。

我在痛苦的情緒中走過了這一段路，結果所得就只是這幾篇苦澀的記載，當然，假設有人讀到這書本，恐怕也難免掩卷而歎息曰：「此誠一令人不快之書也！」這倒是無可如何的事。現在，正是我們的光明時代，而且最燦爛的明日卽將到來，但我這裏却只記下了這末一個並不完全光明的側面，或者說只是描下了那美麗面孔上的一個斑疤，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，因爲我所見如是，所寫也只能如是，何況所見所聞者猶未能一一道

出。戈果里曾經引用過一句斯拉夫古諺說：「請不必責備那鏡子吧，假如你的面孔本來是醜的！」我自然不敢說這些文字還多少有一點兒鏡子的作用，但我確未立志專寫黑暗，相反，我却在努力從黑暗中尋取那一線光明，並時常想怎樣才可以把光明來代替黑暗。我只恨我所見者不廣，所發掘者更不深，而且我又缺乏一個可以畫得更寬，刺得更深的筆尖，我只是在匆匆的行過後又匆匆地寫下了這末一點點，而這一點點實在又未能記好，如此而已，是爲序。

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　敍永

圈外

目錄

序……一六
從黑暗中走開……一一
警備……六
路……一〇
黃龍灘……一三
古廟之夜……一六
陰森森的……一九
威尼斯……二四

目錄

母與子……三〇
冷水河……四五
烏江渡……五一
先驅及其他……五八
養鷄的縣官……六八
憂愁婦人……八七
來呀大家一齊拉……九二
江邊夜語……九六
西行草……一〇九
圈外……一三七
江城年日記……一四二
青城枝葉……一六九

從黑暗中走開

晚上十點鐘左右，在暗淡的燈光中，屋子裏顯得緊張而又零亂，黑暗的影子在各處搖捩着。大家在一種慌惑而又痛快的感情中，倉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。半夜之後，S先生走來了，他把他的灰氈帽緊緊壓着眉毛，用低沈的聲音，簡單地向大家說道：

『走！天明以前要渡過江去！』

說過之後，便匆匆地出去了。

沒有搬運夫，沒有搬運的工具，行李是必須自己抗着的。但又聽說到沙洲之後可以停一夜，如果可能，還可回來搬運一次，於是又將行李留下一部份，甚至連棉被也不帶，只帶了毯子，手提匣，此外則是便於行路的一套短衣而已。每人都負了行囊，排成行列，在沈默中前進，除脚步聲外，只看見連續的黑影，而每個黑影子上都有一個白點。這時的心情是頗複雜的，一方面覺得是衝出封鎖綫似的突圍的心情，一方面又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得是勇敢地走上另一條光明的道路，而明明又知道：困苦艱難是擺在眼前的。「到甚末地方去呢？」「西川。」「四川的那一部？」「不知道！」「大約有多少路呢？」「不一定，二千，三千，也許五千！」「道路好走嗎？」「高山，深水，饑餓，寒冷，盜匪，疾病……這是我們的路程標！」這樣的問答早在人們口中反覆着。我們時常把食指放在地圖上，按住郫陽城，沿着一條細綫——那「面善心惡」而不能通航的漢江——向前試探，那條細綫在許多小毛蟲似的山脈中穿來穿去。地圖不能告訴我們甚麼，我們所打聽的也只知道這是一條險路罷了。一切都得等待我們去一步一步踏過，多少困苦都必須等我們去嘗試。當時並不是不曾躊躇過，想把行李再搬回學校，等從容準備後再開拔的意思也曾有過，但爲當時情形所動，而且再也不願在那泥沼中陷得更深些，終究隨在大隊裏出發了。

這時候我們又看見S先生，他夾在隊伍中，顯得特別機警而嚴肅。我們知道他所担心的是甚麼，我們也是一樣，都擔心着另一部分人會出來滋鬧，會阻撓我們的開拔，爲

了報復，爲了把局面弄得更糟。山城的街市還酣睡着，靜悄悄地，除三兩警察外無他人。雖然在脚下邊被踏死了的小蛇已可在微明中辨認出來，然而眼前，甚至心中，總是被黑暗壓迫着。我們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，忽然看見在街旁的走廊下，在石階上，坐着一個黑影，一個魁梧的身子。誰？當走近時才看出那是S先生，他兩手托腮，默默地坐着，注視着隊伍的前進。幾百個孩子都認出他，然而均不招呼，只偶爾聽到：『S先生啊！』暗啞的一聲低語。我們的行李是沈重的，一路上不知放下休息了多少次，到得江岸時，已是滿身大汗了。『渡江！渡江！』人人都這樣低喚着。然而不行，天未放明，是不能渡過的，我們只好坐在沙上等待。不多時，月亮從雲縫裏露出臉來，風也吹得更冷了，於是在江畔跑着，嘍着。這一陣冷，到重新提起了我的問題：『到沙洲究竟住不住呢？』我在人空中穿來穿去地問，而所得的答案則爲『不。』這如何能行？別人均帶了不少的被褥而我則完全缺如，我決定回城去再取一趟，謝謝毛公，他送我們到江邊又陪我回去取了被來。我重又回到江岸時，正準備渡江，等五六隻大船陸續渡過之後，天

也大亮了。

行李是越走越沈，而心裏却漸漸感到輕鬆，走在前邊的大隊裏有人在唱着『義勇軍進行曲』。在晨光熹微中，我們回顧鄖陽城，我們發現有一個人在後面趕着迅速的步子追來，等那人來近時，才看清那是J先生。他追上我們，追上了S先生，是表示送行的意思。兩人剛一見面，S先生便大哭起來，且道：『××兄，我實在不願出此，爲息事甯人起見，也不得不如此了。』J先生也哭了，在旁邊的人也都落下淚來。哭甚麼？爲甚麼會自然地哭起來？灑這樣的淚有甚麼價值？惜別嗎？決不是！訴苦嗎？更不是！我們無甯說是爲了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哭，爲了在敵人鐵蹄下被蹂躪的山東父老，爲了一羣以學校爲家庭以師長爲父母的孩子而哭！我們從山東逃亡南下，輾轉數千里至鄖陽，當初是懷了甚麼希望？而結果呢？是貪污，欺騙，人事的磨擦，封建集團的傾軋，苦得一羣孩子衣不蔽體，食不果腹，不襪不履，甚至連買草鞋的錢也沒有，更談不到甚麼求學或訓練了。這是「學校」，尚且如此，其他方面如何？抗戰一年有半，而尚有如此的教

有！這是一個泥潭，我們想盡力澄清它，我們既沒有澄清它的力量，我們就應當從裏邊拔出脚來。走開！我們是早就想走開的，但我們不曾想到是這樣的走開。走開！我們抱着新的希望而走開，然而我們回顧過去，撫摸傷痕，我們不能不痛心！」我們從山東出來，是爲了避敵，而現在走開，則是爲了避自己的人！」與J先生作別之後，有人反覆地這樣哀歎着。

到沙洲，我們以包穀粥作爲早餐，雖然不甚熟，也還香甜，但不見得人人能飽。共行五十里山路，宿小嶺塘，小嶺塘在荒山裏，只有幾家貧寒人家，米麵供不應求。「沒有鹽，沒有鹽！」大家均這樣傳語。夜裏睡在人家草地上，雖然不很冷，却也不曾得着好睡。（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）

警備

傍晚的時候，有一個短小精悍的隊員來報告道：

「我發現一個形跡可疑的人，在我們附近逡巡了很久。這個人年輕力壯，負着槍，却穿着便衣。他很安閒地坐在人家門口喝茶。問他是幹甚麼的呢，回答說是游擊隊員，是從襄樊一帶退下來的。但問他爲什麼只是一人呢，便不再回答。以後他離開了村子，到野外去了，我以爲他是已經走開的，但不久他又轉回來了。」

來報告的隊員挺着胸膛，一雙眼睛在薄暗中放着光。還不等我們對這件報告有所討論，他又繼續奮勇地說道：「我相信那個游擊隊員是假的，那是個土匪。我們必須有準備。我願意再到野外去偵察一下。」

剛剛說完了末一個字，就順便從門後取了一條木棒，踏着健壯的步子出去了。「他

是曾有過作戰經驗的。』屋裏有人這樣說。雖然去偵察的隊員回來說『並沒有甚麼動靜』，但我們仍不放心。我們的道路是長遠的，我們的衣物是有限的，而此刻又是隆冬天氣，我們必須保有我們僅有的「財富」。於是決定，請本村的保長替我們找人打更。

這位保長是一個令人不易捉摸的人，他有一個山民所應有的形貌與聲音，然而他又時時顯露出一種江湖氣派，彷彿甚麼都見過，甚麼都懂得。顯然，他在這小小山村中有着尊嚴與權威，而在我們面前又顯得十分謙恭，雖然那謙恭並不卑瑣，相反，謙恭之中却又暗藏着一派强硬的味道。我們預備僱五個巡夜的更夫就夠了，而他却給我們領來十二個。一個更夫要多少錢呢？於此，他盡可能地利用了我們C主任的弱點，我們的C主任既希望少花錢，又願意顯得大方，不在這些山民手裏落寒傖。我們屢次請保長說出工價，保長堅執不說，却只大聲笑着說道：

『C主任，不必客氣啦，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大人是虧不着小人的，錢的事情，請主任隨意賞給他們就是。』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